

主编
徐生

四库全书

远方出版社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

第六十六卷

主编 徐 生

远方出版社

太建十四年（壬寅，582），隋开皇二年。春正月，陈主瑱殂，始兴王叔陵作乱，伏诛，太子叔宝立。

叔陵，陈主之次子也。性苛刻狡险，好发古冢，为扬州刺史，与新安王伯固密图不轨。陈主不豫，太子与叔陵及长沙王叔坚并入侍疾。陈主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剉药刀斫之，中项，闷绝，柳后来救，又斫之。叔坚手扼叔陵，夺其刀。叔陵走出云龙门，驰车还东府，召左右断青溪道，赦东城囚以充战士，散金帛赏赐；又召诸王将帅，莫有至者，唯伯固单马赴之。叔坚白柳后，以太子命召右卫将军萧摩诃入见受敕，帅马步数百趣东府，屯城西门。叔陵惶恐，自知不济，欲奔隋，台军邀斩之，伯固亦为乱兵所杀。太子即位。

隋以晋王广为河北行台尚书令，蜀王秀为西南行台尚书令，秦王俊为河南行台尚书令。

隋主惩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三子分莅方面。盛选僚佐，以王韶、李雄、李彻总晋王府军事，元岩为益州长史。韶、雄、岩俱有骨鲠名，彻前朝旧将，故用之。雄家世以学业自通，雄独习骑射。其兄子旦让之，雄曰：“自古圣贤，文武不备而能成其功业者鲜矣。雄虽不敏，颇观前志，但不守章句耳。”至是隋主谓雄曰：“吾儿更事未多，卿才兼文武，吾无北顾之忧矣。”二王欲为不法，韶、岩辄不奉教，或自锁，或排闥切谏，二王甚惮之。

陈遣使请和于隋。二月，隋师还。

陈遣使请和于隋，隋高颖奏，礼不伐丧，隋主乃诏颖等班师。

夏五月，突厥伐隋，入长城。

高宝宁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发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万人入长城。

六月，隋作新都于龙首山。

隋主嫌长安城制度狭小，苏威因劝迁都，隋主夜与威及高颖共议。明旦，庾季才奏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必有迁都之事。且汉营此城，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徙之计。”隋主愕然，谓颖、威曰：“是何神也！”乃诏颖等创新都于龙首山。

冬十二月，隋遣兵拒突厥，却之。

隋太子勇屯兵咸阳，虞庆则屯弘化，以备突厥。行军总管达奚

长儒将兵二千，与突厥可汗十余万众遇于周槃，军中大惧。长儒神色慷慨，且战且行，转斗三日，昼夜凡十四战，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骨见，杀伤万计。虏气稍夺，于是解去。诏以长儒为上柱国。时冯昱、叱列长叉、李崇皆为突厥所败，于是突厥纵兵入寇武威等七郡，六畜咸尽。沙钵略更欲南入，达头引兵而去，长孙晟又说沙钵略之子染干，诈告沙钵略曰：“铁勒等反。”沙钵略惧，引兵还。

隋罢江陵总管。

隋主既立，待梁主恩礼弥厚，纳其女为晋王妃，罢江陵总管，梁主始得专制其国。

陈后主叔宝至德元年（癸卯，583），隋开皇三年。春正月，陈以长沙王叔坚为江州刺史。

初，陈主病创，不能视事，政无大小，皆决于叔坚，权倾朝廷。叔坚颇骄纵，陈主忌之。尚书孔范、舍人施文庆日求其短，构之陈主，乃出叔坚刺江州。

二月朔，日食。陈以毛喜为永嘉内史。

陈中书通事舍人司马申既掌机密，颇作威福，陈主欲用侍中毛喜为仆射，申恶喜强直，言于陈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宗时称陛下有酒德，请逐去宫臣，陛下宁忘之邪？”陈主乃止。寻以创愈，置酒自庆，引江总以下展乐赋诗，既醉而命喜。时山陵初毕，喜不悻，欲谏，则陈主已醉。升阶，阳为心疾，仆于阶下，移出省中。陈主醒，谓吏部尚书江总曰：“彼实无疾，但欲非我所为耳。”欲杀之，不果，以为永嘉内史。

三月，隋迁于新都。隋减调役，弛酒盐禁。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减役者岁为二十日，调绢为二丈。周末榷酒坊、盐池、盐井，至是皆罢之。

隋诏求遗书

秘书监牛弘上表曰：“典籍屡经丧乱，率多散逸。周氏聚书仅盈万卷，平齐所得，裁益五千。兴集之期，属膺圣世，为国之本，莫此为先。”隋主从之，诏献书一卷，赏缣一匹。

夏四月，吐谷浑寇隋临洮。隋遣元帅卫王爽伐突厥，大破之。

突厥数入寇，隋主下诏曰：“往者周、齐抗衡，俱通突厥，以虏轻重，为国安危。朕以为厚敛兆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



贼。节之以礼，不为虚费，省徭薄赋，国用有余。因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息道路之民，务为耕织；清边制胜，成策在心。诸将今行，义兼含育，有降者纳，有违者死。”于是命卫王爽等为行军元帅，分八道出塞击之。与沙钵略可汗遇于白道，总管李充言于爽曰：突厥狙于骤胜，必轻我而无备，以精兵袭之，可破也。”诸将多以为疑，唯长史李彻赞成之，遂与充帅精骑五千掩击突厥，大破之。沙钵潜遁。其军无食，粉骨为粮，加以疾疫，死者甚众，幽州总管阴寿出卢龙塞，击高宝宁，突厥不能救，宝宁为其下所杀，和龙悉平。

陈郢州叛降隋，隋主弗纳。隋命左右仆射分判六部。

隋改度支尚书为民部，都官尚书为刑部，命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废光禄、卫尉、鸿胪寺及都水台。

五月，隋总管窦荣定与突厥战于凉州，突厥请盟而还。

隋秦州总管窦荣定帅九总管步骑三万出凉州，与突厥阿波可汗相拒，阿波屡败。前上大将军史万岁坐事配敦煌，诣军门请自效。荣定遣人谓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杀之？但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耳。”突厥许诺，因遣一骑挑战。荣定遣万岁出应之，斩其首而还。突厥大惊，请盟而去。长孙晟时为偏将，使谓阿波曰：“摄图、阿波，兵势本敌，今摄图日胜，为众所崇，阿波不利，为国生辱。摄图必以罪归阿波，灭北牙矣。阿波自度能御之乎！”又谓其使曰：“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计也。”阿波然之，遣使随晟入朝。沙钵略闻之，遂袭北牙，大破之。阿波还，无所归，西奔达头。达头大怒，遣阿波帅兵而来，其部落归之者将十万骑，遂与沙钵略相攻，屡破之，复得故地，兵势益强。贪汗可汗素睦于阿波，沙钵略夺其众而废之，贪汗亡奔达头，沙钵略从弟地勤察别统部落，亦以众叛归阿波。连兵不已，各遣使诣长安请和求援，隋主皆不许。

六月，突厥寇幽州，隋总管李崇战死。

突厥寇幽州，隋总管李崇帅步骑三千拒之，转战十余日，师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围之，城荒颓不可守，军士苦饥，死亡略尽。突厥谕之使降，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丧师徒，罪当万死。今日效命，以谢国家。”乃挺刃突阵而死。

秋八月朔，日食。陈以长沙王叔坚为司空。

叔坚未之江州，复留为司空，实夺之权。

冬十一月，隋罢郡为州。

兵部尚书杨尚希曰：“今或地无百里，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而二郡分领。僚众费多，租调岁减。宜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则国家不亏粟帛，选举易得贤良矣。”苏威亦以为请，隋主从之，罢郡为州。

十二月，陈司空长沙王叔坚免。

叔坚既失恩，心不自安，为厌媚，醮祠以求福。陈主召，将杀之。叔坚对曰：“臣犯天宪，罪当万死。臣死之日，必见叔陵，愿宣明诏，责之于九泉之下。”乃赦，免官。

隋更定律，置博士。

隋既颁律令，苏威屡欲有所更易，李德林曰：“修律令时，公何不言？令既颁行，且宜专守，自非大为民害，不可数更。”至是隋主览刑部奏，断狱数犹至万，以律尚严密。乃敕威及牛弘等更定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五百条，凡十二卷。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员。

隋沿河置仓运粟以给长安。

隋主以长安仓廩尚虚，诏西自蒲、陕，东至卫、汴，水次十三州，募丁运米。又于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输。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长安。

隋杞州刺史和千子免。

时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治书侍御史柳彧上表曰：“昔汉光武与二十八将，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后，无所在职。伏见诏书，以和千子为杞州刺史。千子，弓马武用，是其所长，治民莅职，非其所解。如谓优老，可加厚赐，若令刺举，所损殊多。”隋主善之，千子竟免。彧见隋主勤于听受，百僚奏请多有烦碎，上疏谏曰：“自古圣帝，莫过唐、虞，然皆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使。陛下留心治道，无惮疲劳，乃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日旰忘食，夜分未寝，动以文簿忧劳圣躬。愿察臣言，少减烦务。唯经国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断者，奏请详决，自余细务，责成所司。”隋主嘉之曰：“柳彧直士，国之宝也。”彧又奏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然灯游戏，竭货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



盗贼由斯而起，无益有损，请行禁断。”诏从之。

【译文】

太建四年（壬辰，572），春二月，北齐任命祖珽为仆射。

胡太后已被拘禁在北宫，祖珽援引魏朝保太后的成例，想立陆令萱为太后，并对人说：“陆令萱虽是妇人，然而确实英明，才智超群，女媧以来，没有这样的人。”陆令萱也称祖珽为“国师”，因此祖珽被任命为仆射。

三月初一，发生日食。北周武帝讨伐其太师宇文护，将他杀死。

当初，北周太祖在西魏担任丞相对，建立了左右十二军，全部隶属丞相府，太祖死后，都接受晋公宇文护的处置。宇文护府第士兵守卫，比宫廷还要严密。他几个儿子和所属官吏，都很贪婪凶残，放纵横暴，士子庶民深以为患。北周武帝深居不露行迹，对此事不加干涉，人们不能测度他的深浅。宇文护问稍伯大夫庾季才说：“近日来天象怎么样？”庾季才回答说：“刚才上台星有不正常现象，您应当归还政事，以年高请求退休。”宇文护听后就疏远了庾季才。卫公宇文直怨恨宇文护，劝武帝杀了他。武帝于是和宇文直以及宫伯中大夫宇文神举、内史下大夫王轨、右侍上士宇文孝伯秘密计议这件事情。武帝每次在宫中看见宇文护，常行兄弟之礼。这时，武帝带领宇文护进入宫中晋见太后，并对他说：“太后喜好饮酒，多次劝谏，她都不听。”就从怀里拿出《酒诰》给宇文护，说：“希望兄长用这进去劝谏。”宇文护进去后，《酒诰》还没有读完，武帝就用玉珽在背后击打他，宇文护僵仆在地，宇文直跳出来将他杀死。武帝召见宫伯长孙览等人，命令他们去拘捕宇文护的儿子、兄弟、亲戚、朋党，将他们全部杀死。当初，宇文护杀死赵贵等人以后，许多将领心里都感到不安。柱国侯龙恩受到宇文护的信任，他的堂弟开府仪同三司侯植对他说：“主上年纪还轻，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几位公侯身上。假若用多杀戮的办法来树立自己的威势和权力，岂只国家有累卵之危，我们的宗族也会因此衰败。兄长怎能知而不言呢？”侯龙恩没有听他的话。侯植又趁空对宇文护说：“您因为是骨肉至亲，国家的兴旺寄托在您的身上，希望您以诚意对待王室，仿效伊尹、周公的作法，那就是国家的幸运了。”宇文护听了，暗中十分忌恨他，

侯植因此忧愁而死。宇文护失败后，侯龙恩和弟弟侯万寿都被处死，武帝因为侯植忠诚，特意赦免了他的子孙。齐公宇文宪一向得到宇文护的信任，宇文护想向朝廷陈述事情，许多都是通过宇文宪转达奏报。有些事宇文宪认为奏报后可能有不同意见，就往往婉转陈述，使事情顺利进行，武帝也洞悉宇文宪的用心。宇文直向来忌恨宇文宪，坚持请求武帝杀死他，武帝没有应允。当初，宇文孝伯和武帝同一天出生，太祖很喜爱他，收养在府中，幼年又和武帝同师受业。武帝即皇位后，想召宇文孝伯做他的近臣，就假说要和宇文孝伯讲习学业，所以没有引起宇文护的怀疑。宇文孝伯为人深沉正直，忠实诚信，有关朝廷政事得失，以及外面一些微小的事情，没有不告诉武帝的。这时，武帝任用他为车骑大将军。武帝观览宇文护的书信，得到庾季才写的两张纸，大谈日月五星和月令七十二候变化与祸福的关系，劝说宇文护应当归还朝政大权。武帝命令赏给庾季才粮食和布帛，提升他为太中大夫。

北周武帝开始亲政，任用他的弟弟齐公宇文宪为大冢宰，卫公宇文直为大司徒。

北周武帝开始亲自处理政务，他很注重使用权力和刑法，即使是骨肉至亲，也不宽容。齐公宇文宪虽然被提升为冢宰，实际是削去了他的实权。武帝又对宇文宪的侍读裴文举说：“从前魏朝末年没有法度，所以太祖辅佐政事；等到周朝建立，晋公宇文护又掌管大权。积久而成的习惯竟变为常规，无知的人还说法规就应当如此。你虽然伴随侍奉齐公，不能谨小慎微的和一般臣子一样，老死在目前的职位上。应当用正道辅佐他，用做人的道理规劝他，使我们君臣和睦，兄弟之间融洽，不要让他自己招致嫌疑。”裴文举把这些话全部告诉了宇文宪。宇文宪指着自己的心抚着小桌子说：“我平日的心意你难道不知道吗？我只是努力尽忠竭节罢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卫公宇文直是一个轻浮诡诈贪狠如狼的人，希望能任命他为大冢宰，没能得到这个职务，心情很不愉快；他又请求任大司马，想掌握兵权。武帝猜到他的想法，说：“你们兄弟长幼有次序，难道你反而要处于下位吗？”因此任他为大司徒。

夏六月，北齐国主高纬杀死他的左丞相咸阳王斛律光，任用祖珽执掌骑兵和京畿外的军队。

祖珽的权势可以倾覆朝廷内外，斛律光很厌恶他，就对众将领



说：“边境的音讯，兵马的处置，瞎子全都不对我们说，这恐怕要耽误国家的大事。”祖珽发觉后，私下贿赂斛律光的随从奴仆，向他询问详情。奴仆说：“自从你当权，相王经常在夜里抱着双膝叹气说：‘瞎子进入朝廷，国家必定被毁灭呀！’”穆提婆请求娶斛律光妾所生的女儿，斛律光没有同意。北齐国主赐给穆提婆晋阳地方的土地，斛律光向朝廷说：“这些土地，从神武帝以来，经常种植谷物喂养马匹，用以抵抗入侵的敌寇。现在赏赐给穆提婆，这不是影响国家的军务吗？”因此，祖珽、穆提婆都怨恨斛律光。斛律后也失去了皇帝的宠爱，祖珽就趁机离间他们。斛律光的弟弟斛律羡任幽州刺史，也擅长治军，突厥人很害怕他，称他为“南可汗”。斛律光性情节俭，不喜好声色，也很少接待宾客，拒绝接受馈赠，不贪恋权势。每当朝廷集众议事时，他经常独自最后发言，说的总符合事理。指挥作战是仿效他父亲斛律金的方法，军队营房没安定好，就始终不进帐幕，有时整天不坐，身上的铠甲也不脱去，打仗时身先士卒。士卒有了罪过，只用大杖敲打他们的脊背，从不随意杀人，士兵都争着为他效命。自从年轻时参军，不曾打过败仗。北周韦孝宽在暗地制造谣言说：“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说：“高山不推自崩，榱木不扶自举。”让间谍把谣言传布到邺城。祖珽就又接续说：“盲老公背受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让妻兄郑道盖向国主奏报。祖珽和陆令萱于是解释说：“百升，这是斛字。盲老公，是说我祖珽。饶舌老母，好像是说陆氏。而且斛律氏几代都是大将，斛律光字明月，他的名声震动关西；斛律羡字丰乐，他的威势施展到了突厥，女儿是皇后，儿子娶了公主。谣言令人可畏呀。”北齐国主向韩长鸾询问这件事情，韩长鸾认为谣言不可信，事情才被平息了。适逢丞相府佐封士让秘密报告说：“斛律光从前讨伐西面，回来却逼迫京城，将要做出不合法度的事情。他家里藏有弓弩铠甲，奴婢僮仆数以千计，如果不及早计议，事情恐怕不可预料。”北齐国主召见祖珽，告诉他这件事情，祖珽就请求说：“派使者赏赐斛律光骏马，斛律光一定会来朝廷感谢，趁这机会拘捕他。”北齐国主照祖珽说的去做。斛律光来到凉风堂，刘桃枝从后面打他。斛律光没有跌倒，回视说：“桃枝经常做这样的事情。我没有辜负国家。”刘桃枝和三个大力士将斛律光拉死，血流在地上，经过铲除，血迹还是除不掉。北齐国主于是下诏说斛律光要谋反，并将他的两个儿子也杀死。祖

珽派郎官邢祖信登记斛律光的家产，得有弓士五张，宴聚习射时用的箭一百支，刀七把，赏赐给他的长矛两杆。祖珽问：“还得到些什么？”邢祖信说：“还得到枣木棍二十捆，是准备奴仆如果和别人殴斗，不审讯事情曲直，立即杖打奴仆一百下。”祖珽听了大加惭愧。当邢祖信出来，人们都责怪他太坦率耿直了，邢祖信愤激地说：“德才兼备的丞相尚且被杀死，我为什么还要爱惜这幸存的生命。”北齐国主派贺拔伏恩乘驿车去捉拿斛律羨。贺拔伏恩到了幽州，守城门的人告诉斛律羨：“使者内穿甲衣，马身流汗，应当关闭城门。”斛律羨说：“皇帝的使者难道可以拒绝吗？”便出城门接见使者。贺拔伏恩拘捕并杀死斛律羨，还杀了他的五个儿子。北周武帝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地在全国实行大赦。祖珽于是和侍中高元海共同掌管北齐国政。高元海的妻子是陆令萱的外甥女，高元海多次把陆令萱说的秘密话传给祖珽。祖珽要求担任领军，高元海秘密地对北齐国主说：“孝徵是汉人，双目失明，不可以担任领军。”北齐国主又把这些话传给祖珽，祖珽于是把高元海所泄露的秘密话告诉陆令萱。陆令萱大怒，让高元海离开京城，贬他去任郑州刺史。祖珽从此独自掌管朝廷的枢要机关，统领骑兵和京畿外的军队。北齐国主经常让亲近的太监搀扶祖珽进出宫中，多次同他坐在榻上议论决断朝廷政事。

秋八月，北齐国主废黜他的皇后斛律氏。北周派使臣杜杲到陈朝聘问。

杜杲来到陈朝，陈宣帝对他说：“若要南北联合谋取北齐，就应当先把樊、邓二州给我们。”杜杲回答说：“合谋取得北齐，难道只是对我们国家有利？你们一定想要得到城镇，应该从北齐那取得，事先索取汉南地方，使臣我不敢传达这个要求。”

北齐立昭仪胡氏为皇后。

当初，胡太后自愧德行不修，希望能取悦于北齐国主，于是将哥哥的女儿修饰打扮安置在宫中，让北齐国主看见她。北齐国主果然很喜欢，纳她为昭仪。斛律后被废黜后，陆令萱想立穆夫人为皇后，胡太后想立昭仪为皇后，但靠自己力量做不到，就用谦卑的言辞和厚礼请求陆令萱，要和她结为姐妹。陆令萱也因为北齐国主对昭仪的宠爱正盛，不得已，和祖珽一起请求北齐国主立昭仪为皇后。

九月初一，发生日食。冬十月，北齐立昭仪穆氏为右皇后。



北齐陆令萱想立穆昭仪为皇后，因为胡皇后被皇帝宠爱，无法挑拨离间，就让方士施行诅咒人的巫术，胡皇后于是精神恍惚，说笑不正常，北齐国主就厌恶她了。陆令萱忽然有一天把皇后的衣服披在穆昭仪身上，让她坐在帐子里，然后对北齐国主说：“像这样的人不当皇后，让什么人当？”北齐国主就立昭仪穆氏为右皇后，让胡氏为左皇后。

十一月，北周焚毁上善殿。

周武帝游览道会苑，因为上善殿雄伟华丽，将它焚烧。

十二月，北齐国主废黜皇后胡氏。

陆令萱有一天在胡太后面前生气地说：“什么亲侄女，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胡太后问是什么事情，陆令萱说：“不能说出来。”一再问她，才说：“胡皇后对皇上说：‘太后的行为有许多是违法的，不足为训。’”胡太后听了大怒，呼唤胡皇后让她出来，立即剃去她的头发，遣送回家，废黜她为平民。从此陆令萱、穆提婆权势倾倒朝廷内外，他们出卖官职，断案收受贿赂，把官府收藏的东西全部赏赐出去，自皇太后以下的人都受他们指挥，随心所欲地对别人赏罚生杀。不久，北齐册立右皇后穆氏为皇后。

突厥木杆可汗去世，立弟弟佗钵为可汗，又分别立东可汗和西可汗。

木杆可汗舍弃他的儿子大逻便而立弟弟为可汗，就是佗钵可汗。又分别立尔伏可汗统治东边，步离可汗统治西边。北周和突厥议和结成姻亲，每年送给突厥用缯帛粗绵制成的衣服及采色丝织品十万。北齐也用很厚的礼物贿赂突厥。佗钵可汗就更加傲慢，对他的部下说：“只要我在南边的这两个儿子经常孝敬我，就不用担心会有贫困。”阿史那皇后不被周武帝宠爱，神武公窦毅娶襄阳公主，生的女儿还很小，就秘密地对周武帝说：“如今北齐和陈朝鼎足而立，突厥正在强盛，希望舅父克制感情，安慰体恤她，把百姓放在心上。”周武帝深表同意，采纳了他的意见。

太建五年（癸巳，573），春正月，北齐任用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

高阿那肱和穆提婆、韩长鸾共同担任朝廷中枢要职，号称“三贵”。他们侵夺国家的财产，迫害百姓，一天比一天更为厉害。韩长鸾特别憎恨士人，早晚总是说坏话诬陷别人，经常佩刀骑马，怒目

伸拳，摆出一付要吃人的架势，朝廷官吏向他征询事情，没有人敢抬头看他。

北齐设置文林馆

北齐国主非常喜好文学，祖珽奏请设置文林馆，任用侍郎李德林、颜之推负责馆里的事情，共同编撰《修文殿御览》。

三月，北周捉获到白鹿。

北周太子把捉获到白鹿进献给武帝，武帝下诏说：“在修德不在祥瑞。”

夏四月，陈朝将军吴明彻率领军队攻打北齐，夺取了江北好几个郡。

陈宣帝计议讨伐北齐，公卿各有不同意见，只有镇前将军吴明彻决策请求行动。宣帝对公卿说：“我的主意已定，你们可以推举元帅了。”大家商议，因中权将军淳于量地位最高，就共同签名推举他。唯独仆射徐陵说：“吴明彻家住淮左，熟悉那里的风尚习惯，用兵的谋略和才能，当今还没有超过他的。”尚书裴忌说：“我同意徐陵的意见。”徐陵应声说：“裴忌也是优秀的副统帅。”于是宣帝任命吴明彻为都督征讨，裴忌为监军事，统率众军讨伐北齐。吴明彻出击秦郡，黄法𩇛出击历阳。北齐人商议如何抵御陈朝的军队，开府仪同三司王炫说：“政府的军队接连不断失利，人们情绪不安。若又要出兵屯守长江、淮河地区，恐怕北面突厥和西边的周朝就会趁我们疲困而来进犯，当世的事情就没有希望了。不如减轻赋税和徭役，使士民得到修养生息，使朝廷和睦，远近的人从内心归附，天下就会肃清，岂只陈朝而已。”北齐国主没有听从，派军队援助历阳，被陈朝黄法𩇛打败。北齐又派开府仪同三司尉破胡援助秦州。赵彦深私下向秘书监源文宗询问计策，源文宗说：“朝廷的精锐部队，决不愿意分许多给诸位将领，数千人以下，恰巧足够成为陈朝的食物。尉破胡的品德，您是知道的，军队溃败的事，就在早晚。不如专门委派王琳在淮南招兵三四万，风尚习惯相通，能得到最大战斗力。并让旧将率领，驻扎在淮北，足能牢固地守卫。而且王琳对于陈项，一定不愿俯首称臣，这是很清楚的。假若不以真诚的心对待王琳，又派遣其他人故意刁难他，反而会更快地酿成灾祸，决不能这样做。”赵彦深感叹说：“这个计策确实足够制服陈朝取得胜利，但争论了十天，也不被听从。现在事情已经这样，还能说什么呢？”两人



因而相视流泪。源文宗名彪，是源子恭的儿子。源文宗的儿子源师代理祠部郎，曾经告诉高阿那肱：“龙出现了，应当祭祀求雨。”高阿那肱惊讶问：“它的颜色是什么样的？”源师说：“刚刚看见龙星，按礼仪应该祭祀求雨，并不是真龙出现。”高阿那肱发怒说：“汉人好事，硬充能识别星象。”因而不举行祭祀。源师出来，私自感叹说：“礼仪都被废弃了，北齐还能够长久吗？”北齐挑选身材高大四肢有力的人做军队的前队，又有叫做苍头、犀角、大刀的队伍，部队的战斗力很强。还有西域的胡兵，擅长射箭，百发百中，陈朝的军队特别惧怕他们。战斗即将开始，吴明彻对巴山太守萧摩诃说：“如果用箭射死胡兵，齐国的军队就会丧失斗志。”萧摩诃说：“我应当为你杀死他。”吴明彻召来北齐投降的人，让他指出胡兵。萧摩诃驰马冲向北齐军队，胡兵挺身走出战阵，张满的弓弩还没来得及射箭，萧摩诃就投掷小凿子打中他的额头，胡兵立刻向前倾倒。大刀队十多人出来应战，萧摩诃又斩杀了他们，于是北齐军队大败。尉破胡出师时，王琳对他说：“吴明彻的兵士很精锐，应当采用长远的计策去制服他。谨慎小心，不要轻率地和他打仗。”尉破胡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而失败了。北齐就派王琳前往寿阳召兵以抵抗陈朝军队，瓦梁、庐江、历阳、合肥全部向陈朝投降。黄法氍禁止部下抢劫财物，抚慰守卫的士兵，与他们盟誓后就放他们回去。高唐、齐昌、瓜步、胡墅等城也向陈朝投降。

五月，北齐任命祖珽为北徐州刺史。

北齐自从和士开执政以来，国家的体制被毁坏搞乱，祖珽执政后，很能收罗推举有才能名望的人，识别选拔人物，又打算废免许多太监和众多的小人，陆令萱、穆提婆和他的意见很不一致。祖珽便婉言暗示御史中丞丽伯律，让他揭发主书王子冲收受贿赂，这件事牵连穆提婆，想使穆提婆和陆令萱连同受罚。而且想让后党援助自己，就请求国主任命胡皇后哥哥胡君瑜为中领军、胡君璧为御史中丞。陆令萱知道后大怒，把胡君瑜、胡君璧排挤出去。不久胡皇后也被废黜。祖珽日益被疏远，许多太监也共同诬陷他。北齐国主因此询问陆令萱，陆令萱下床跪拜说：“我这个老婢该死。祖珽是个异常奸诈的大臣，人们确实难以识别。”北齐国主命令韩长鸾查验核实，韩长鸾查出祖珽假造敕令骗取赏赐等十多件事情。于是北齐国主让祖珽离开京城出任北徐州刺史。

北齐国主杀死其国兰陵王高长恭。

北齐兰陵武王高长恭，容貌漂亮而且作战很勇敢，因在邺山打了胜仗，声威大振，兵士颂扬他，作《兰陵王入阵曲》，所以北齐国主很嫉妒他。当高长恭代替段韶督率军队攻打定阳，却大肆搜刮财物，他的亲信尉相愿谴责他，他根本不接受。尉相愿说：“朝廷如果忌恨你，立刻用这件事情给你定罪。你这样做不是躲避灾祸，而使灾祸更快来到。”高长恭哭着向他问计，尉相愿说：“你尽管假托有病在家，不要参与现时的事情。”高长恭同意他的计策，然而不能隐退在家。当江、淮用兵时，高长恭害怕再次让他担任将领，有病也不肯治疗。北齐国主用毒酒将他毒死。

六月，陈朝攻克北齐淩口等城。北齐国主游览南苑，杀死跟从他的官员六十人。任命高阿那肱为司徒。秋七月，陈朝打败北齐的军队，攻克巴州、青州、山阳、广陵等城。

北齐派陆騫援助齐昌，从巴水、蕲水间出兵，遭遇到陈朝将领周灵。周灵留下身体衰弱的士兵，设置疑兵来迷惑敌人，亲自率领精锐的士兵从小路在后面阻截，大败北齐兵，攻克了巴州。北齐王琳保卫寿阳，陈朝吴明彻认为王琳刚来到寿阳，人心还没有稳定，就趁天黑进攻他，寿阳城败溃，山阳、盱眙城向陈朝投降。陈朝又攻克北齐的青州、马头、广陵等城。

八月，北周太子宇文赟纳杨氏为妃子。

杨妃是随公杨坚的女儿。太子喜好亲近小人，左宫正宇文孝伯对武帝说：“皇太子还年轻，志向和学业都没有成就，请精选端正刚直的人作太子的老师朋友，调理培养太子的禀性。如果不这样做，后悔就来不及了。”周武帝肃然起敬地说：“端正刚直的人，哪里再有超过您的！”于是任命尉迟运为右宫正。周武帝向万年县丞乐运询问，说：“太子是怎么样的人？”乐运回答说：“是个中等人。”周武帝回视齐公宇文宪说：“众多的官吏用花言巧语欺骗我，只有乐运说的话才是忠诚坦率的。”于是武帝又问乐运中等人的样子，乐运回答说：“像齐桓公就是中等人。管仲辅佐他就称霸，竖貂辅佐他就使国家混乱。可以使他成为有道德的人，也可以使他成为坏人。”周武帝说：“我知道了。”于是精心选择宫官辅佐太子，皇太子非常不高兴。

冬十月，北齐国主杀死他的侍从张雕、崔季舒。

北齐国子祭酒张雕，教授北齐国主经书，因和北齐国主宠爱的



胡人何洪珍相结交，何洪珍推荐张雕任侍中，大受北齐国主的信任。张雕想建立功绩报答皇帝给他的恩惠，所以在议论褒贬时无所避忌，节省皇宫中不急需的开支费用，制止约束皇帝身边骄横放纵的大臣，权贵宠臣对他侧目而视，阴谋设计陷害他。左丞封孝琰、侍中崔季舒，都是祖珽所看重的，这些人曾经说祖珽是代表士大夫的丞相，皇帝亲近的人对他们更加憎恨。恰巧北齐国主将要去晋阳，崔季舒和张雕商议，认为“寿阳被围困，派出许多军队去抗拒，使者往返，必须向皇帝报告部署。况且道路上的人相互惊扰，以为皇帝害怕而躲避南面的敌人，必招致人心惊乱动摇”。于是同随从皇帝的文官联名进谏。当时显贵大臣赵彦深等人，和他们的意见不一致，崔季舒和赵彦深争辩，没有结果。韩长鸾突然向北齐国主说：“许多汉人官员联名签字上书，未必不是要反叛。”北齐国主把已签名的人全部召集到含章殿，杀了张雕、崔季舒等六人，北齐国主于是来到了晋阳。

陈朝的军队攻打并占领了北齐的寿阳城，杀了北齐寿阳刺史王琳，于是夺取齐昌、徐州等城。

吴明彻攻打寿阳，在肥水修建堤坝用水灌城，城中患浮肿腹泻死亡的人十有六七。北齐皮景和等人，带领士兵数十万人援助寿阳，距离寿阳三十里就驻扎不前。陈朝许多将领惧怕北齐兵，吴明彻说：“用兵贵在神速，而他们驻扎不前，自己挫伤了锐气。他们不敢与我们交战，这一点是很明白的了。”于是陈朝发起进攻，攻占了寿阳，活捉王琳等人送往建康。王琳的体态容貌闲静文雅，喜怒不形于色，手下僚佐上千人，都能记住姓名，不乱用刑罚，不重钱财，爱护士兵，能够得到将领和士兵的忠心。北齐的人也敬重他的忠义。当王琳被捉以后，他以前的将领士兵现在吴明彻军队里的人，都哀叹抽泣，不忍抬头看他，争相请求保全他的性命，并且送给他丰足的财物。吴明彻害怕因王琳而发生事变，就派使者追上王琳将他杀死。哭王琳的人声振天地。有一老人备了酒肉来祭奠他，哭得非常悲哀，收敛了他的血而离去。听到这件事情的人没有不流泪的。北齐国主听到寿阳陷落，深感忧虑，穆提婆等人说：“假使国家黄河以南的地方全部失去了，还可以成为一个龟兹国。更可惜的是生命暂短，应当及时行乐，何必为此而忧愁呢！”北齐国主周围亲近宠臣共同赞成附和这一看法，北齐国主立即大为高兴，饮酒高歌，击鼓跳舞。陈朝任命吴明彻为车骑大将军、豫州刺史，陈宣帝设置酒宴，举杯对

徐陵说：“奖赏你能识别人才。”徐陵离开坐席说：“陛下制定的策略
圣明恰当，不是臣的力量。”于是陈朝又攻克了齐昌、淮阴、朐山、
济阴、济南、徐州等城。北齐北徐州百姓纷纷起兵响应陈朝，逼迫
北徐州的州城，祖珽下令不要关闭城门，禁止人们在大路上行走。
反叛的人猜测已经人走城空，不设防备。祖珽突然命令击鼓，响声
震天，反叛的人惊慌逃散。不一会，又结成战阵向州城进攻，祖珽
命令参军王君植率领军队抵抗，自己乘马赶到阵前，向左右两边射
箭。反叛的人早先听说祖珽是瞎子，以为他不一定出来，忽然看见
他，大为吃惊。穆提婆存心让州城被攻陷，不派救兵，祖珽且战且
守，反叛的人终于散去。陈朝把王琳的头悬挂在建康街头示众，梁
朝故吏朱珽写信给徐陵，请允许他埋葬王琳，陈宣帝允许了。朱珽
把王琳埋葬在八公山侧，受到王琳恩惠的故旧一起参加葬礼的有几
千人。不久又有茅智胜等寿阳人，秘密地把王琳的灵柩送到邺城。
北齐追赠王琳为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忠武，给予辒辌车装载灵柩
去埋葬。

北齐立婢女冯氏为淑妃。

北齐国主对穆皇后的宠爱衰减了，他的侍婢冯小怜很受宠信。
北齐国主和冯小怜盟誓同生死，封她为淑妃。

陈朝定州刺史田龙升在江北反叛，归附北齐，陈朝讨伐他，平
定了江北。

当初，后梁定州刺史田龙升举城向陈朝安州刺史周炆投降，现
在陈朝召周炆入朝，田龙升带着江北六个州、七个镇反叛归附北齐。
陈朝派遣周炆讨伐田龙升，杀了他，收复了江北全部地区。

太建六年（甲午，574），春正月，北周下诏将齐公宇文宪等人
的爵位晋升为王。二月初一，发生日食。北齐朔州行台高思好
起兵反叛，被打败而死。

高思好原是高氏的养子，勇猛果敢，得到了边镇百姓的信任。
北齐国主派宠信大臣去朔州，他对高思好很不礼貌，高思好发怒，
于是反叛，说：“我将要到朝廷去清除君主身边的坏人。”进军到阳
曲，军队失败，高思好投水自尽。高思好部下二千人，被刘桃枝包
围，又斩杀又招抚，他们始终不肯投降，直至全军覆没。

三月，北周太后叱奴氏去世。

北周叱奴太后去世，周武帝住到居丧的房子，早晚只吃一点饭。

卫王宇文直诬陷宇文宪，说宇文宪饮酒吃肉。周武帝说：“我和齐王是异母兄弟，都不是嫡子，但因我的缘故，共同袒衣免冠为太后服丧。你应当感到羞愧！你是太后亲生儿子，特别受到她的慈爱，应当自勉，不要议论别人。”当埋葬太后时，周武帝赤脚走到陵地，下诏说：“居三年的丧，天子也是这样。但国家政事军务繁重，必须亲自上朝听政。丧服和用麻束发，居丧住所的礼仪，一律遵奉过去的制度，用以表明对太后无穷尽的思念。百官应当依照过去的制度，太后埋葬以后就可以脱掉丧服。”王公官员坚持请求武帝临时改定丧礼的规定，周武帝不同意，最后还是重申服三年丧的制度。按照关系的亲疏分别服五种丧服的人，仍按照规定时间服丧。

夏五月，北周禁止佛教和道教，毁去滥设的祠庙。

当初周武帝规定了三种教的次序，以儒教为第一，道教次之，佛教排为最后。这时禁止佛教和道教，把它们经典和偶像全部销毁，僧徒、道士都让还俗为民，许多滥设的祠庙，在祭祀典籍中没有记载的，全部废除。

北周改铸五行大布钱。

以一当十，和布钱一同流通。

北周建立通道观。

用通道观统一圣贤的教化。

秋七月，北周卫王宇文直反叛，被杀死。

周武帝来到云阳，让尉迟运、长孙览辅佐太子，镇守长安。卫王宇文直积聚了很多怨恨，趁武帝在外，就率领他的党羽袭击肃章门，并放火焚烧。尉迟运取来宫中的木材和床榻投入火中，浇灌油脂，火势更加炽烈，宇文直不能进门，这才退走。尉迟运率领留守士兵追击他，于是宇文直大败，逃奔到荆州。周武帝回到长安，抓住宇文直，将他杀死。任命尉迟运为大将军。

冬十二月，陈朝任命孔奂为吏部尚书。

陈朝刚收复淮、泗，对打仗有功和投降归附的人，都论功奖赏，事情复杂繁多。孔奂辩别是非精细敏捷，也不接受别人在私下的嘱托，处理事情不拖拉，人们对他心悦诚服。

北齐杀死他的南阳王高绰。

高绰喜欢做残忍暴虐的事情，他曾经看见妇女怀抱婴儿，便夺下婴儿喂狗，又用婴儿的血涂沫妇人，放狗去咬妇人。北齐国主听